

老照片

第一辑





山东曲阜孔庙西半壁街石牌坊

摄于 1912 年
©MUSEE ALBERT KAHN - FRANCE
法国阿尔伯·肯恩博物馆馆藏照片

目 录

姜舜源	沧桑天安门	1
〔旧事重温〕		
李蔚红	老教堂	10
王学典	曾有一种“参照”	15
〔凝望集〕		
张 炜	古怪之美	21
冯晓春	天地间的女孩	25
何 月	圣者之死	30
锐 明	一页掀过的历史	33
吴 兵	毛泽东与潘光旦	36
刘方炜	信息的权利	38
珍娜·芭索蕾	阿尔伯·肯恩的事业	42
〔名人一瞬〕		
伊 明	蒋介石与陈洁如	48
戚如高	王志良 沩上渔翁图	52
吴 禾	人生可问,命运不可问	56
〔秘闻片影〕		
李继锋	缪斌的秘密使命	65
丰 克	老友重逢	72
〔事件写真〕		
严 强	詹姆斯·理查顿的奇遇	74
〔私人相簿〕		
钟敬文	荷塘忆旧	82
钱学敏	钱学森回国	85
陈之平	起步的年月	88

C

A 106

于 青	红装素裹	90
叶 涛	学演“样板戏”	92
高万隆	“忆苦思甜”	93
〔故时风物〕		
杨天亮	早期南京路	95
山 曼	老烟台	99
陶 冶	民初妇女的新装	104
季 风	1929·西湖博览会	106
汤伟康	旧上海的娼妓	108
王跃年	马振犊 民国时期三峡工程规划	118
姜 波	想起了马茂兰	123

征 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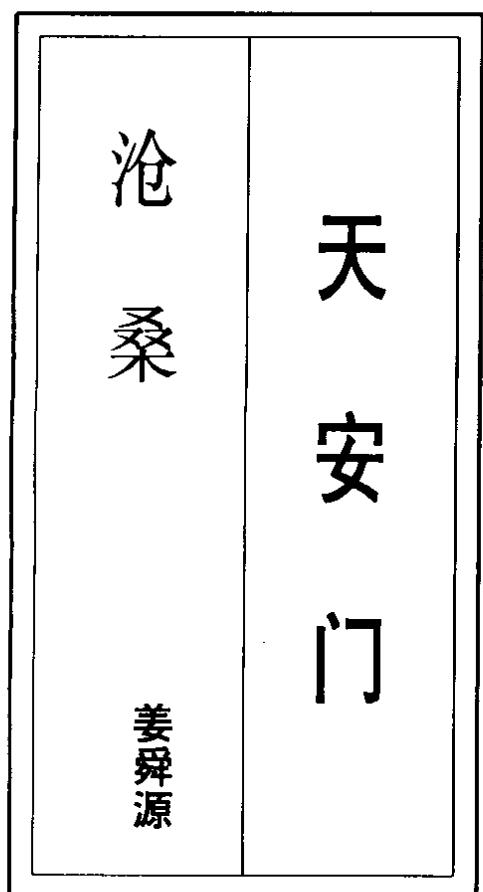
《老照片》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，计划每年出版四至五辑。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文章，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

对稿件的要求：所提供的照片需是 20 年以前拍摄的，且有一定的清晰度，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、某个人物、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。文章围绕照片撰写，体裁不拘，传记、散文、随笔、考据、说明均可，率性写来，长则数千言，少则几百字、几十字。

来稿时既可一并提供照片和相应的文章，也可只提供照片仅附简短的说明，还可只提供文章（但需说明照片征集的线索）。

本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，无论利用与否，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。稿件一经刊用，即致稿酬。

来稿请寄：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《老照片》编辑部（邮编：250001）



天安门作为封建时代“首善之区”的重要建筑，历朝历代对它都有过描绘。明代《北京皇城图》、清代《康熙南巡图》、《乾隆南巡图》、《光绪大婚图》、《乾隆京城生春诗意图》等大量生动形象的纪实图画，记录了它繁盛时期的历史面貌。而这里刊登的几张老照片，有的反映了它在封建王朝末期的景象，一部分反映了天安门广场后来的变迁。

图一和图三，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 1900 年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博士伊东忠太、大学院工学士土屋纯一、助手奥山恒五郎与照相师小川一真到中国拍摄、制作和刊行的，照片基本上保存了封建时期天安门一带最后的历史面貌。

北京皇宫是明朝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建造的，永乐皇帝于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（1420 年 12 月 8 日）颁布诏书“告成”。它受了元大都皇宫的影响，皇宫建在京城的南部，午门直通京城正门正阳门。天安门至端门之间东西廊庑各 26 间；午门至端门



图① 天安门 摄于 1900 年



图②大清门前的小太监 摄于 1909 年（法国阿尔伯·肯恩博物馆提供）

之间东西廊庑各 47 间，为都察院所属六科衙署及六部九卿官员的朝房。人们通称上述廊庑为“朝房”。

天安门原名承天门，建成于永乐十八年。当时领导北京宫殿营造工程的是泰宁侯陈珪、工部尚书宋礼和王通、柳升，建筑师是石匠出身的陆祥、木匠出身的蒯祥、工艺师蔡信，工匠有瓦匠杨青、彩画匠王顺、胡良，还有大批未留下记载的劳动者。明英宗天顺元年（1457）七月，承天门遭火灾焚毁，到成化元年（1465）三月，由工部尚书白圭主持重建。明清之际的史学家、北京人孙承泽在《春明梦余录》中记载承天门正名为“承天之门”。唐、宋、元各朝牌额多用四、六字，不足时以“之”字补充。“承天之门”应是沿袭了历史惯例。1987 年冬，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在旧料库中发现一件天安门牌额。此牌以满、汉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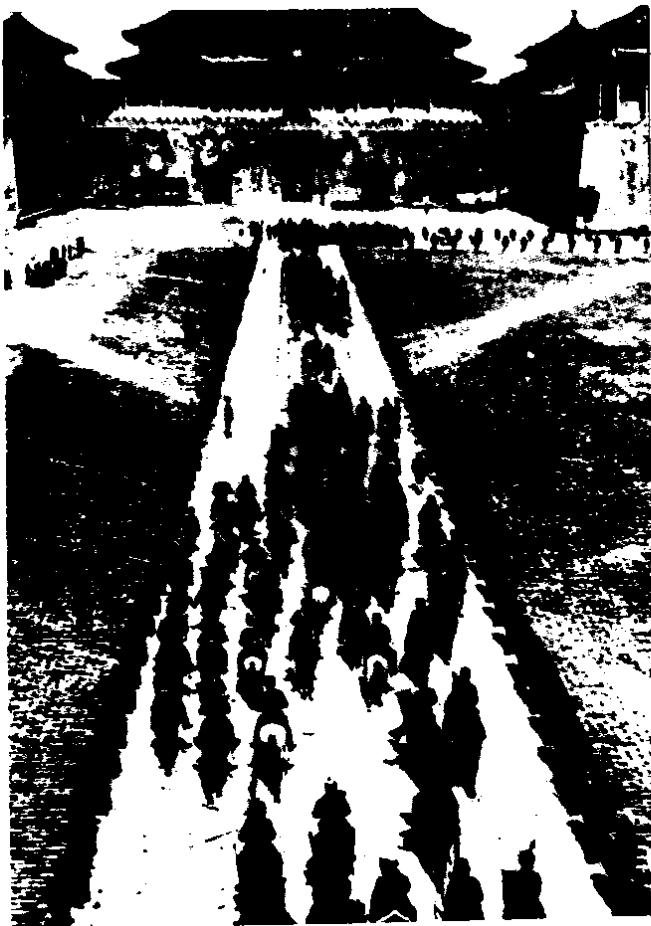
种文字书写，汉文为“天安之门”，满文为汉文的意译。这应是清帝入关后至顺治八年（1651）使用的名字，即沿袭了明代四字形式。过去历史界认为明末农民革命时，北京宫殿被战火焚毁，近年来的发现否定了这一旧说。故宫保和殿梁架上至今保存着“建极殿”墨迹，那是明天启重建时留下的，当时用此名。故宫钟粹宫等东西六宫大多也是明代建筑。“承天之门”牌的发现，说明承天之门未经火灾，清人只是更名、换牌而已。顺治八年，对天安之门进行大修，更名“天安门”。

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，门外是规划严整的街市。其中南北大道即御道，东西大街为“天街”。天街两侧有漫长的千步廊。

天安门之前为大清门，其位置在现毛主席纪念堂基址上。这在图版四、五中可领略到。大清门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，与明十三陵大红门、清东西陵大红门相同。大清门外至正阳门之间是一个正方形的广场，四周用石栏干围绕，俗呼“棋盘街”，门外有下马碑。大清门是真正的“国门”，其名称随朝代的更迭而变，在明代称“大明门”，清代改“大清门”，民国时改“中华门”。大清门匾是石头作的，字迹用青金石琢制，镶嵌在石中。民国更换门名时，有人想把石匾拆下来掉个脸儿，把“大清门”三字翻到墙里，把原先的背面放到外面，刻上“中华门”三



图③华表 摄于 1900 年



图④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阅兵扬威。摄于1900年

字。及至将石匾拆下来，发现里面竟是“大明门”三字。原来清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使用了这种省工省料的高招儿，历史也并不是可以反复颠过来、倒过去。于是只好重新刻了一块木匾，挂在檐下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门内建人民英雄纪念碑，表达对先烈的崇敬，这也正应了陈毅元帅诗中说，“此头需向国门悬”。

大清门里东西两厢与金水桥东西两侧相对的，是“千步廊”（透过图版五“中华门”两侧的门洞隐约可见），各110间；千步廊北端至天街向东西转折延伸，仍各有34间。这是一种“连檐通脊”加“转角”的建筑形式，它单调的形象恰恰更增加了视觉上漫长、深远的感觉。两廊尽处，一楼突起，黄瓦飞甍，丹楹朱垣，天安门愈发壮观瑰丽。东千步廊及其身后，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工五部及宗人府、鸿胪寺、钦天监、太医院、翰林院、会同馆的衙署，其原址即现天安门广场东半部至中国革命、历史博物馆、公安部大院至正义路。西千步廊及其身后，在明代为五军都督府，清代则有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等衙署，其原址即现天安门广场西半部至人民大会堂及其以西至皇城根地域。把国家机关置于中央政府皇宫门外，便于公务处理和皇帝传见大臣将帅。按五行原理，东边衙门的性质属春，主生；西边衙门的性质属秋，主杀。故民间有“东边掌生、西边掌死”之说。

咸丰十年（1864年）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，烧毁圆明三园等西郊皇家园林。咸丰帝“车驾幸热河”，逃到避暑山庄，命体仁阁大学士、京城团防大臣、山东黄县（现龙口市）人贾桢“留守北京”。贾桢“日危坐天安门，阻外军不令入”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炮轰正阳门，正阳门箭楼毁于战火。侵略军入城后，掠去端门楼上腰刀、撒袋、翎箭等兵器20多万件，掠走乾清宫、中正殿等处书画、玉器、瓷器、玛瑙、珊瑚等1000多件。1952年修缮天安门时，在西侧梁架上还发现三颗炮弹，上面刻着英文字母。天安门前石狮、华表上也有弹痕。八国联军还由大清门出发，举行穿越天安门、端门、午门和紫禁城的游行阅兵，玩那种战争贩子“观兵于周疆”的鬼把戏，野蛮践踏中国主权和人类文明。参加游行的有俄国兵、日本兵各800名，美国兵、英属印度兵各400名，法国兵、德国兵各200名，意大利兵和奥地



图⑤民国年间的中华门（即大清门），透过门洞可见广场两侧的千步廊。

利兵各 60 名，共 2920 名。图版四便是侵略者耀武扬威、穷兵黩武的自我写照。

天安门外长安街的东西两端是长安左右门，建筑形式与大清门相同。现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红墙的拐角处，就是原先长安左右门北侧红墙的一部分。长安左右门南侧与千步廊相接。乾隆十九年，又在长安左右门外接着千步廊砌筑围墙，东到御河（现正义路），西到皇城西墙，把府部院寺各衙署包在墙里。围墙中间各开“三座门”一座，乾隆帝将其命名为公生左门、公生右门。“公生”取自《荀子》“公生明，偏生暗”，是说官吏秉持公心办事，方能廉明；出于偏私办事，则昏暗。这是非常精辟的古训。

封建时代的天安门，是国家举行大典的地方，凡颁诏，皇帝在太和殿御殿，诏书用宝后，放置在“云盘”里，用彩亭奉送天安门城楼上，宣诏官宣读，文武百官在金水桥南排班聆听。宣读完毕，用木雕的金凤衔着由城上放下，送礼部誊写，颁布天下。古人称此为“金凤颁诏”。

那时的殿试传胪（宣布考试结果）后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由天安门中道出宫，长安左门外临时搭起芦席的“龙棚”，黄榜出长安左门，张挂在龙棚里。按五行原理，东方青龙，西方白虎，长安左右门被称作青龙门、白虎门。民间称中状元为“跳龙门”即指由长安左右门出入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 年）会试，正当慈禧太后 70 大寿庆典前一年，山东潍县人王寿彭因为名字寓意长寿（“彭”即传说中 800 岁的彭祖），被读卷官拔为状元。五月二十四日，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一甲十名进士。王寿彭在乾清门外猛然听到读卷官首先宣读他的名字，茫然不知所措，还是同乡官员代他答应：“在此！”又帮他整衣理冠，为他佩上忠孝带、荷包，促他进乾清宫拜见主考官——当今皇上。第二天传胪后，顺天府尹（北京城最高行政长官）在长安左门外，照例为他披上大红带，佩上大红花，献上喜酒，最后扶他跨上骅骝马，游街示



图⑥ 扩建前的天安门广场，迎面的门楼为中华门，于扩建时拆除。 摄于 1957 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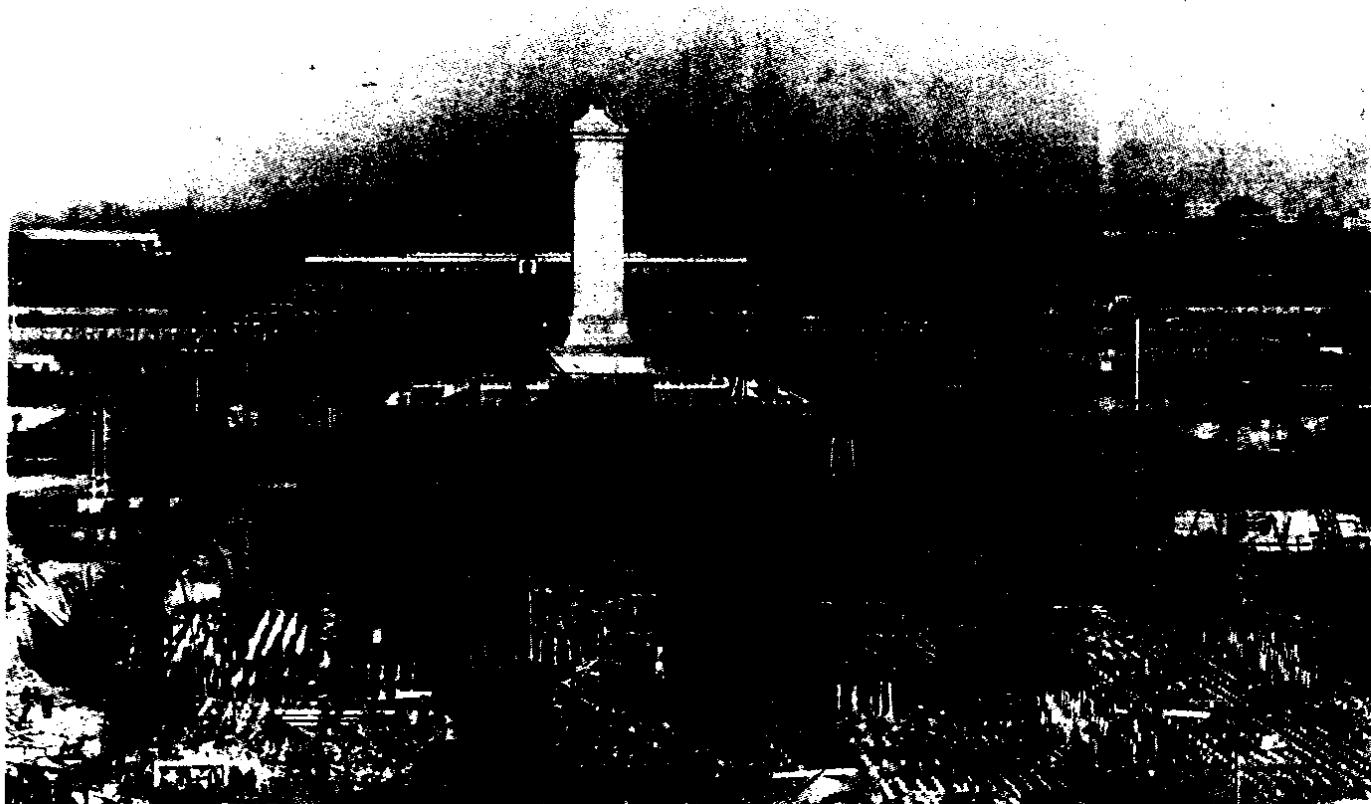
众。真是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

天安门外面貌改变始于民国初年。1913年，北洋政府拆掉天安门外千步廊及公生左右门，代之以砖墙，初步形成一个小广场。这在图六上仍可见到。1949年8月，为迎接新中国开国大典，对天安门及中华门、长安左右门及广场进行修缮。1950年展宽长安街，将金水桥前华表、石狮向后移6米，又由金水桥两侧桥之内移到桥外。1952年8月，广场东西拓展，拆除了长安左右门，同时天安门城楼大修，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。1958年5月，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。8月，中央作出扩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，将民国时建的围墙和正阳门城墙尽行拆除。还决定兴工在广场东、西两侧建中国革命、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，长安街则延伸到东、西单。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审议了这个设

计方案。这种构思继承了《周礼》“左祖右社”的制度。古代天子在午门外左（东）侧建祖庙，右（西）侧建社稷坛。人民大会堂内中心设万人大礼堂，四周设各省厅，则参考《周礼》“明堂”之制，太室居中，少室环卫。经过一年时间突击施工，上述工程在 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完工，形成今日天安门广场的格局。

改造后的天安门广场与民国时破烂不堪的广场不可同日而语。天安门城台原为现存须弥座以上部分，改造后的城台将马道包在城台之内，使城楼与城台的比例发生了变化，外观上有台大楼小之感。华表、石狮原在千步廊尽头，与天安门联系一体。进入大清门，华表、金水桥、石狮、天安门城楼便层次分明、秩序井然地进入人的视域。华表、石狮外移后，有散的感觉，它们仿佛只是天安门前的摆设。

1970 年天安门大修，受“文革”极左思潮影响很大。当时进行落架大修，为追求高，对原大木结构作了改造，结果城楼总



图⑦ 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施工现场。 摄于 1976 年

高度升高了 0.87 米。为追求大，将屋顶大吻由三样（三号）升为二样（与太和殿相同）。为追求等级，将原先“大点金旋子彩画”改为“和玺彩画”，但为避免封建色彩，却又将和玺彩画中心的金龙换成西蕃莲，有点不伦不类。同样，龙纹瓦当也换成葵花纹的瓦当。1984 年天安门再次大修，复将西蕃莲去掉，恢复金龙和玺彩画；瓦当也改用龙纹。

毛主席纪念堂位于大清门旧址上，1976 年 11 月 24 日奠基，第二年 9 月 9 日落成。图七反映的是 20 年前建筑工地上繁忙而紧张的景象。李瑞环曾回忆当时设计施工，说在屋顶防水方面，参考了故宫宫殿瓦顶下铺锡背的做法，在纪念堂屋顶上铺设了一层焊接一体的铅板，所以毛主席纪念堂从不漏水。

·人与摄影·

舶来品

好像是 70 年代末，摄影记者背着新装备的进口相机到农村采访。长长的镜头端在手里像个炮筒子，许多农村人不知其为何物，纷纷伸着脖子围上来看，一见镜头对着自己，则仓皇躲避，一边嚷着：“闪开，闪开，别让它吸了血去！”

照相机作为一种舶来品，中国一些偏僻地区的农民一直对它怀有几分神秘。上面这件事发生在本世纪 70 年代，假如再退回去 100 年，当一些西方国家的传教士端着相机出现在中国的穷乡僻壤时，人们对他们手中的家伙恐怕会有更多的畏惧。由此想到，那些最早在照相机前坦然以对的农人，一定很勇敢。

（力）

·旧事重温·

老教堂

李蔚红

许多年前，中国的一些城镇出现了一种西方的建筑，这种建筑很独特地矗立在城镇的中心或引人注目的地方。老百姓后来都知道它是白皮肤高鼻子的外国人修建的教堂。

五六十年以前，那时候居住在胶东烟台一带的我们的祖父母辈的人还没有见过楼房，教堂的样子与他们的住房很不一样，他们便常常远远地带着疑惑和有些恐惧的目光仰望它。教堂的屋顶很高很尖，直直地插入了海边总是纯净美丽的天空。教堂主体楼的顶部镶有一面刻着罗马数字的大钟，每到一个时辰，教堂的钟声就会在附近的村庄上空震响。钟楼旁边的石碑上方立着一个白色的十字架，它是基督教堂的主要象征。

世界上几乎遍布着基督的教堂。它们像天国的桅杆屹立在尘世之间。传说中的基督本来是一个人，叫耶稣。他在约旦河里受洗时，圣灵降临到他身上，当时有声音穿过云层传来，宣布他是上帝之子。为了使人类蒙受救恩，耶稣基督牺牲了自己，钉在了永恒的十字架上。

教堂里有时走出一位高个子的教士和几位穿白衣的修女，他们的胸前佩带着十字，神态安祥肃穆。他们不是商人，来这里交换什么东西，也不是军人，公开抢掠当地的财物。普通的老百姓好久都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而来的，也不知道文化这个词，不知道文化能够空气一样的流动以及文化的无形的力量和侵略。读过书的人见识多一些，他们比划着告诉不知道的人说教堂是用来做礼拜用的，教士和修女是来这里传教的。教堂的十字架代表着基

烟台的一座教堂 摄于本世纪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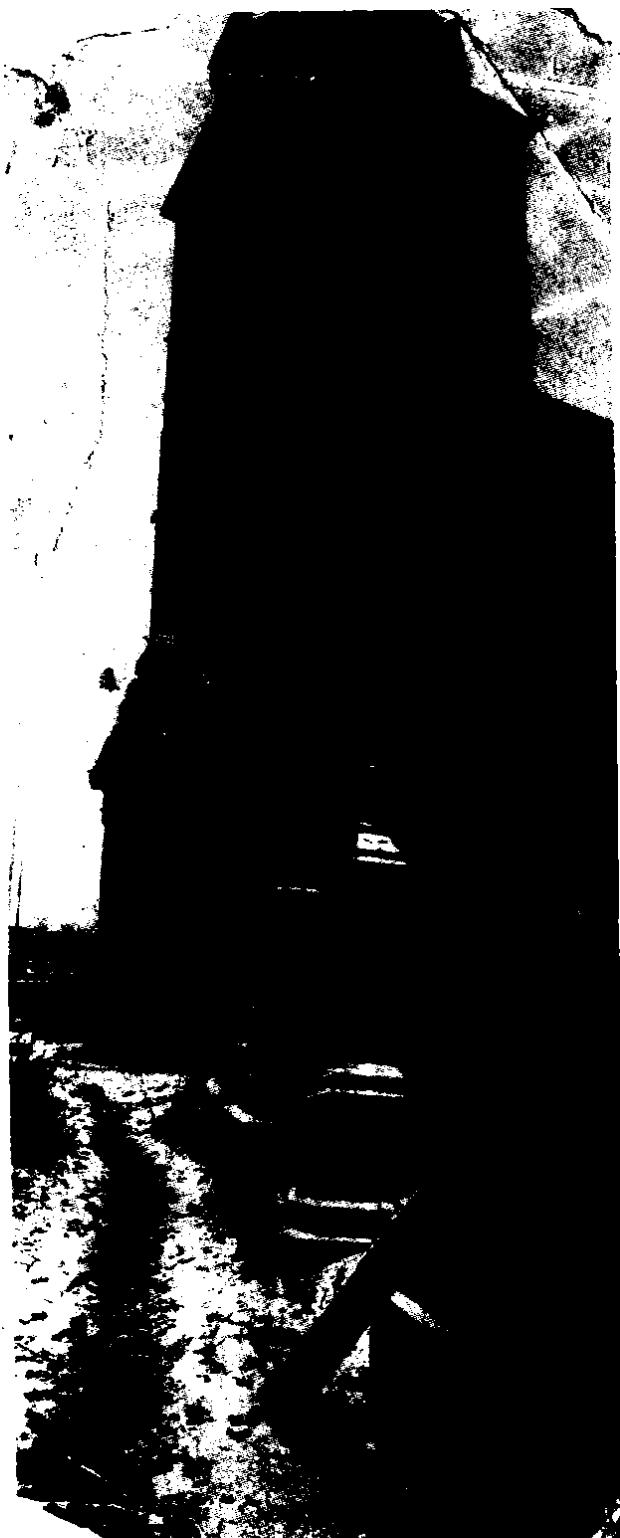
督，基督就是上帝，就是主。谁如果有了罪，想赎自己的罪，向上帝忏悔和祈祷，就会得到拯救，死后就能升入天堂。

教堂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由此便有些庄严，有些神秘了。它代表着一种精神的事物。

后来，教堂里的教士和修女们走了出来，中国海边的阳光灿烂地照着他们的蓝灰色的眼睛。他们同田野里劳动的人打招呼，他们开办了“育婴堂”和“抚老院”，开始收养附近村子里的孤儿、弃儿和无依靠的老人。

冬天到了，教堂前面的路铺满了白雪，这也许是天堂里的白雪吧。一个没有房屋，没有食物，衣不蔽体的被遗弃的老人，沿着铺雪的路走进教堂来了。雪依然在外面下着，天气寒冷无比。不管怎样，走进教堂里的老人有了暂避风寒的一个场所。人生下来，就是要艰难地活下去的。寒冷的一天又熬过来了……

被收养的部分孩子和老人留下来了这些照片。照片上的老人





修女、信女与收养的老人 摄于本世纪初

肯定都不在了，但照片上的孩子也许有活下来的，只有他们，才能说出当时教堂里“育婴堂”

和“抚老院”的真实情况。

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、传播最广泛的宗教。基督教以它的人道主义主张和慈善活动在19世纪时传遍了全世界，大约在3、4世纪就开始传入了中国（称为景教）。后来，传教、开化和殖民这三种活动便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着。由此，代表较先进文化的传教士也给许多落后地区带来了重要影响。

普遍的事物的出现，总是有其历史必然性，有其发自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生命内在的需要。基督教也许代表了人类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的特定的需要，代表了软弱、不幸、渴望神力保护的众生的愿望。当生存的苦难潮水一样涌向人类时，人们跑进了教堂，人们眼望着基督，求他保佑他们，求他带他们到一个平等、幸福、没有疾病和罪恶的地方。

苦难也许终于消退了，但新的苦难又重新涌来。

教堂被岁月剥蚀着，陈旧了，倒塌了，消失了。新的需要又使新的教堂在新的宗教形式下建立了起来，建立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中，建立在我们的政治或经济中，建立在我们阅读的某些书本中。

它们永远在诉说着人的无穷无尽的又永远残缺着的本性的需要。我们也永远需要“教堂”，需要“上帝”的手抚慰我们的心灵，需要借助我们还没有的神秘的力量来实现我们许多的在现实

中达不到的愿望。

不要抽去人类生存仰赖的这根拐杖吧，哪怕是虚幻的，麻醉人的，它也会使万分需要的人支撑一下，使他们在陷入危机时还信仰什么，理想什么。无法改变的社会强力无法解脱的命运苦难，时常会把深陷在里面的人带入一种病态，而这种病态的治疗是需要麻醉的，就像对于一些生理疾病的治疗一样。在无法承受又必须承受的时候，精神的麻醉首先是一种由心灵引发出来的自我保护功能，生命要求这种保护，理想要求这种愿望，否则就难以继续生存下去，发展下去。

历史的水流一波一波地远去了，就留下来它岸边的这些痕迹。它们是事物曾经存在过的表征。我们极力想看到它全部的面目，它的实质，它依稀的尘埃里有过的生灵。教堂的残黄的照片



教会办的育婴堂 摄于本世纪初